

##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 兵略訓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蹠者跂。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強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鑠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搖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為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謂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

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決墳墓。毋焚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當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傳檄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虜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

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涕洟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修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偏。處大而不窳。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潏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刀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闕。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閹。要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梓招桴。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同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己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詘。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

下嚮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眾，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鐃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綰而鼓之，曰：「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修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眾，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賁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眾同也。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文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襄鄧淮，潁汝以為漁，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繇之以方城，山高尋雲，駘肆無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

蛟革犀兕以為甲冑修鍛短鑕齋為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眾破於柏舉楚國之強大地計眾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剝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若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悞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剡槌箠奮儼鏹以當修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糜沸螳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其頭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實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舉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令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眾者勝力敵則智者勝愚智倖則有數者

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勝。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詐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擎。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退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鐘之與鈸。昧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陵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阨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鎗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隨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力心疑則支體挽。北心不專。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蚺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眾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眾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眾。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精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卻笠居。羊腸道。發笥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急亂饑渴。凍暍。推其搶搶。擠其揭揭。此謂因勢。善用間諜。審錯規慮。設尉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通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退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眾。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眾聚而不虛。敵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

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為，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破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若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虛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為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置罟，飛鳥不動，不往網羅，魚鼈不動，不援唇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邱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撓手之一挫；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能羅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童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

將非言所戰也。或將眾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將寡而用眾者。用力誥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眾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眾者有一見焉。則為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為麋鹿者。則可以罾罟設也。為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為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形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為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為之象。深哉。矚矚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捧。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括淇衛閼。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帳。腐荷之增。然猶不能獨射。

也。假之觔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邱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眾。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為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廣廣如夏。湫湫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使其首猛獸之攫也。墜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

至神。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實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是故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如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眾。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教六博。設高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陸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陸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

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噉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窮窳寒。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殲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盡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鴈應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饑奇。佚為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邱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擐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縲。不相越凌。翼輕邊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賊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

尉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稍肆柴揚塵起竭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詐  
佯者也鐔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充幹者也剽疾輕悍勇敢輕  
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  
者也因其饑渴凍暘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用時應變者也易則  
用車險則用騎涉水多弓隘則用弩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八  
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  
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  
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  
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  
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闢虛則走威則強衰則  
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  
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懷悍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懣百姓不附  
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  
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  
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  
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

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受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鉞斧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髻設明衣也。鑿山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騁。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為調。決於封外。卒論斷軍中。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齊服。大勝三年。反舍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

說山訓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為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魄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為者。吾將反吾宗矣。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柅車。引轡者。為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狄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百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螭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為明。杯水見牟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無為而治者。載無也。為者。不能有不。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為不信。視籍與竿。念慮者不得臥。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兩者俱亡。則至德純矣。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鸛鵲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述者。非能生述者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

龜能見夢元玉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闕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墻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墻堞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渙乎其有似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近之而濡望之而隆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侯王寶之為天下正陳成子恒之刼子淵捷也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蟬者曰公勝之倒杖策也衛姬之論罪於桓公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薪也兒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拘囹圄者以日為修當死市者以日為短日之修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修也則中不平也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

坐倚牆之傍不可以立。執獄牢者無病。罪當死者肥澤。刑者多壽。心無累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善閉者不用關。捷瀟于鬚之告失火者。此其類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新者。見一芥撮之。見青葱則拔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曰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修。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揲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蠃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執彈而招鳥。揮棧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剝牛皮鞣以為鼓。正三軍之眾。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輓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亡者不敢夜揭炬。保者不敢富噬狗。鷄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為儒而踞里閭。為墨而朝吹竽。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天闇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以成事者。